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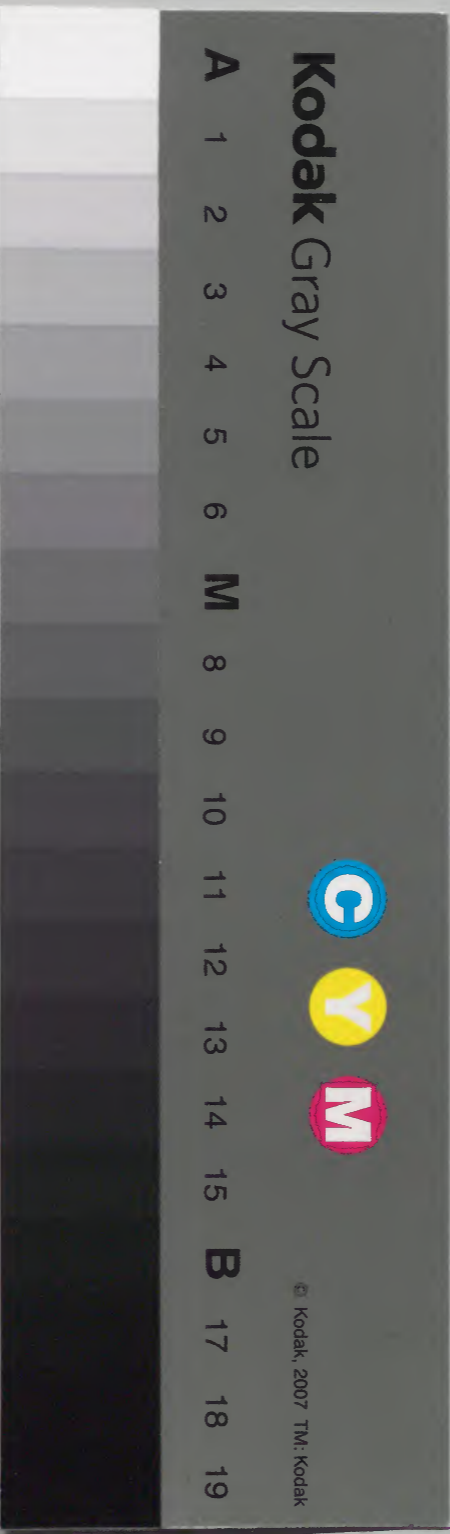
朱子全書

七之九

			五	漢
		三	二	書
		五	九	門
四	八	〇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五		漢
六	二		書
函	四	五	
一	八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5
冊數	40	(5)
函號	298	265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七

大學一

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

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

淺草文庫

大學如一部行程曆。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

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著。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著。

明德如八窻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慤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

才仲問大學曰。人心有明處。於其閒得一二分。卽節節推上去。又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

今人都是爲人而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爲學是如何。是理會甚事。諸公願爲古人之學。

乎。願爲今人之學乎。

昔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貫通。他書自不著得多工夫。

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

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又須知如何是格物。許多道理。自家從來合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便具許多道理。見之於身。便見身上有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天下。便是天下有許多道

理。格物兩字。只是指箇路頭。須是自去格那物始得。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

以上語類十條

右總論

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豪不明。

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為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

先王在書卷九
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
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
所發而推廣之

曾興宗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
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
之則爲德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裏
出來觸著那物便是那箇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爲
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點汙則
不明了少閒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又云人心惟
定則明所謂定者非是定於這裏全不脩習待他
自明惟是定後却好去學

或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
從而窮究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
將孺子將入井處來明這道理蓋赤子入井人所
共見能於此發端處推明便是明蓋人心至靈有
什麼事不知有什麼事不曉有什麼道理不具在
這裏何緣有不明爲是氣稟之偏又爲物欲所亂
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

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脩。則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脩。這明德方常明。

問大學注言其體虛靈而不昧。其用鑒照而不遺。此二句是說心說德。曰。心德皆在其中。更子細看。又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鑒照。豪髮不差。

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

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蜚卿問新民。莫是脩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脩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汙也。

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豪不盡。故曰至善。

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

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脩身中也有至善。必要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爲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

邊去。如爲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只道
擊跽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閉邪納君無
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
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些子恰好處。韓文公謂
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
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極
處。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爲言。未到此便住。
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
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
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
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
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

或問明德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
曰。若是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有所未到。
若使聖人在上。便自有箇處置。又問夫子非不明
德。其歷諸國。豈不欲春秋之民皆止於至善。到他

朱子大全書卷之七
不從。聖人也無可奈何。曰。若使聖人得位。則必須
緩來動和。又云。此是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
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堯有九年之水。想有多少
不育之物。大德必得名位祿壽也。豈箇箇如此。只
是理必如此。以上語類十六條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
致。隨事而在處。答何叔京

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
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

也。知至之至。向來却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
爲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至。皆訓極字。
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工夫
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答黃直卿。以上文集二條

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
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
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
此心只是東去西走。

問靜而后能安。曰。安只是無艱阨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問靜而后能安。是在貧賤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這裏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問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終未深瑩。曰。知止只是識得一箇去處。既已識得。卽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求之此。卽是未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亦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

定靜安三字。大畧相類。然定是心中知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心下有箇定理。便別無膠擾。自然是靜。如此則隨所處而安。知止而后有定。如行路一般。若知得是從那一路去。則心中自是定。更無疑惑。既無疑惑。則心便靜。心既靜。便貼貼地。便是安。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無不通透。若心未能靜安。則總是胡思亂想。如何是能慮。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矣。此又提起來說。

言能知止則有所定。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移易。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既定則能靜。靜則能安。安則能慮。慮則能得其所以止之實矣。

問據知止已是思慮了。何故靜安下復有箇慮字。既靜安了。復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謂知之審而後能慮。慮之審而後能得。

琮曰。上面已自知止。今慮而得者。依舊是知底意思。云云。先生曰。只上面是方知。下面是實得耳。問如此何用更過定靜安三箇節目。曰。不如此不實得。曰。如此上面知止處。其實未有知也。通此五句才做得致知在格物一句。曰。今人之學。却是敏底不如鈍底。鈍底循循而進。終有得處。敏底只是從頭呼揚將去。只務自家一時痛快。終不見實理。

問定卽心有所向。不至走作。便靜靜便可以慮。何必待安。曰。安主事而言。不安便不能思。譬如靜坐。有件事來撓。思便不得專一。定靜安都相似。未到安

處思量未得。知止是知箇慈。知箇孝。到得時方是得箇慈。得箇孝。底道理。慮是慮箇如何是慈。如何是孝。又問。至於安時。無勉強意思否。曰。在貧賤也安。在富貴也安。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今人有在這裏不安了。在那裏也不會安。心下無理會。如何會去思慮。問章句中。慮謂思無不審。莫是思之熟否。曰。慮是思之周密處。

問。知止而后有定。曰。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后能得。曰。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后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知止如人之射。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射做東去。又要射做西去。慮而后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且如人早閒知得這事理如此。到晚閒心裏定了。便會處置得這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理。到臨事時。便脚忙手亂。豈能慮而有得。問。未格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這處。已自有小學了。

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問

得莫是行所知了時。曰。也是如此。又曰。只是分箇知與得。知在外。得便在我。以上語類十四條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答王子合

問。燔謂知止。則志不惑亂。而有定嚮。志定。則此心無擾而靜。心靜。則此身無適而不安。心靜身安。則用自利。事物之來。不特能即事見理。又能先事為防。如後甲三日。後庚三日之云。其於事之終始先後。已至未然。皆無遺鑒。皆無失舉矣。如是而後為得其所止。則可以謂之誠。有是善而誠極是矣。曰。得

之。敬子

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

其終耳。答黃子耕。以上文集三條

器遠。問致知者。推致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恁地做。更無第二著。第三著。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

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著
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著進。君子退小
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定著賞。有罪決定著誅。更
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
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
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
得第一義做。甚麼剛方正大。且如爲學。決定是要
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
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所以
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
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
自賊者也。

致知。所以求爲真知。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

問致知。莫只是致察否。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
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翫索推廣將去。具
於心者。本無不足也。

問格物。還是事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曰。格是到

那般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

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

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爲人君便當止於仁。爲人臣便當止於敬。又更上一著。便要窮究得爲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爲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

問格物最難。日用閒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

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

或問格物是學者始入道處。當如何著力。曰。遇事接物之間。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有欠闕。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

分明。又問世間有一種小有才底人。於事物上亦能考究得子細。如何却無益於己。曰。他理會底。聖人亦理會。但他理會底意思不是。彼所爲者。他欲人說他人理會不得者。我理會得。他人不能者。我能之。却不切己也。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會。但是與人自不同。

傳問而今格物。不知可以就吾心之發見理會得否。曰。公依舊是要安排。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

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他。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而今只管要從發見處理會。且如見赤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這箇便是發了。更如何理會。若須待他自然發了。方理會他。一年都能理會得多少。聖賢不是教人去黑淬淬裏守著。而今且大著心胷。大開著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他。世閒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

且如事君事親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日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功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

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爲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

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

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自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已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不成也。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合用他處也。著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內外。但當論合爲與不合爲。先生領之。

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跡以求道。曰。所以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

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更動不得。

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爲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

力爲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卽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

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著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爲善，而內實爲惡，是兩箇人做事了。外面爲善是一箇人，裏面又有十箇人，說道我不好，如今須勝得那一

箇不好底人去方是。豈有學聖人之書，爲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爲。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爲。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爲之，而舊習都忘之矣。

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得無理會。

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却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

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豪未動處。這便見得他孟子胷中。無一豪私意蔽窒得也。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

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剡伯問格物致知。曰。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黃去私問致知格物。曰。致字有推出之意。前輩用致字多如此。人誰無知。爲子知孝。爲父知慈。只是知不盡。須是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逐旋開。剡得大。則其光愈大。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是格不盡。但物格於彼。則知盡於此矣。又云。知得此理盡。則此箇意便實。若

有知未透處。這裏面便黑了。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

問真知。曰。曾被虎傷者。便知得是可畏。未曾被虎傷底。須逐旋思量箇被傷底道理。見得與被傷者一般方是。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

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

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爲。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

決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此等說話。爲無恁地言語。冊子上寫不得。似恁地說出。却較見分曉。

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

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縱有敏鈍遲速之不同。頭勢也都自向那邊去了。今物未格。知未至。雖是要過那邊去。頭勢只在這邊。如門之有限。猶未過得在。問伊川云。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便是物未格。知未至。未過得關否。曰。然。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纖豪私意在其中。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

字。且字其病甚多。

致知無豪釐之不盡。守其所止。無須與之。或離。致知如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偽。爲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鶻突。苟且之根。少閒說便爲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

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翦落。以誠其意。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願處。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

格物是夢覺關。

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

誠意是善惡關。

誠得來是

善。誠不得只是惡。

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尙有些工夫。只爲天下闊。須

著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是鬼。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爲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爲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

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自不聯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豪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如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會用功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

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

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
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
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
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
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
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
得。自然行處無差。

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
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

舜功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
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後意誠耳。不是方
其致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
收拾也。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
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
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
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豪釐閒不可不子細

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工夫也。

問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今日意誠而后心正。則是意反爲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勃勃而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瑩淨寧息。蓋因波濤洶湧。水遂爲其所激而動也。便是大學次序。誠意最要。學者苟於此一節。分別得善惡取舍是非分明。則自此以後。凡有忿懣好樂親愛畏敬等類。皆是好事。大學之道。始不可勝用矣。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

大學言物格而后知至。止。天下平。聖人說得寬。不說道能此。卽能彼。亦不說道能此而后可學彼。只是如此寬說。後面逐段節節更說。只待人自看得如何。

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恁地說得。這箇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一件。

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末梢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鳥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

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以上語類四十六條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

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答陳齊仲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為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為法而執之。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

當以程子之說為主。而以某說推之。不必強立說。徒費力也。答江德功

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如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旣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理。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旣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邪。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邪。曰。

極是。

答李孝述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指。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答江德功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卽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脩。則雖

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答江德功

經文末後兩句。來論固與舊說有閒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意而何哉。答江德功。以

上文集
六條

右聖經卷八

凡人受之。嘆彼明德自天言之。嘆彼明命今人多歸
鶴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榮華
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
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
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大學一聖齋

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
非經之結句也

經文末後兩句來論固與舊說有開矣但所論先後

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

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

何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

六射

一以木視之此意不可不著服耳今不

上文集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八

大學二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
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
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
德卽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閒隔然人之所以能
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

大學二傳

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爲。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煖。自然不爲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因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卽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裏。人物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裏。若有這箇。無這皮殼。亦無所包裹。如草木之生。亦是有箇生意了。便會生出芽葉。芽葉出來。便有包皮裹著。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箇。要得順性命之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箇物事。老氏便要

常把住這氣。不肯與他散。便會長生久視。長生久視也未見得。只是做得到也。便未會死。佛氏也只是見箇物事。便放得下。所以死生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却便死。以上語類三條

右傳一章

苟日新一句。是爲學入頭處。而今爲學。且要理會苟字。苟能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去苟字上面著工夫。苟日新。苟者誠也。

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污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閒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道夫云。這正如孟子操存舍亡說存與亡。非是有兩物。曰然。只是在一念閒爾。如顧諟天之明命。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

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爲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顯然在裏。我却去昏蔽了他。須用日新。說得來。又只是箇存心。所以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之改易。可謂極矣。必如是而後爲止於至善也。以上語類四條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爲新民。而專求之

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

矣。答江德功

問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章結語。止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曰。二章兼明自新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正解。止於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答陳與叔。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二章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殺處。或言大學以知止為要。曰。如君便要止於仁。臣便要

止於敬。子便止於孝。父便止於慈。若不知得。何緣到得那地位。只這便是至善處。道夫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否。曰。只是這夾界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懦而無斷。便是過。便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敢正君之失。便是過。便不是敬。

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固如此。就萬物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底。便是坐如尸。便是坐恰好底。立如齊。便是立恰好底。

傳之三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可謂善矣。又須當磋之。方是至善。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爲下不可誼兮之語。拖帶說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向引去。大槩是反覆嗟咏。其味深長。他經引詩或未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密。

魏元壽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礪。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爲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

問解瑟爲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粗疎。恁地縝密。問武毅之貌。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闕。問儻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

問恂慄何以知為戰懼。曰。莊子云。木處則恂慄危懼。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僩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

親。

或問至善章。曰。此章前三節。是說止字。中一節。說至善。後面烈文一節。又是咏歎此至善之意。以上語類十二條

君止於仁。以體仁足以長人。居上不寬等語。觀之可見。蓋為人上者無此意思。即上下乖睽壅隔。而無以相有矣。答滕德章文集

右傳三章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固是以脩身為

本只是公別底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爲直。以直爲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情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如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所以人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正與經意相反。聖人正是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若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

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至。遂爲衰。子臯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

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

以上語類三條

右傳四章

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

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

周問大學補亡。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曰。只是理徹了。見善端的如不及。見不善端的如探湯。好善便端的如好好色。惡不善便端的如惡惡臭。此下須連接誠意看。此未是誠意。是醞釀誠意來。

李問吾之所知無不切。曰。某向說得較寬。又覺不切。今說較切。又少些寬舒意。所以又說道表裏精粗無不盡也。自見得切字却約向裏面。

問格物章補文處。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學處做了。此處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裏。壓重了不淨潔。

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曾效而爲之。竟不能成。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爲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記。以上語類五條

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日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

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閒節次進步處耳。答林擇之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某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

反覆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

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
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
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豪之不合。今不深
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
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
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

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

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

後世之學者也。答江德功。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五章

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謹其獨。一必誠其意。十目所
視。十手所指。言小人閉居為不善。其不善形於外
者。不可揜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謹獨之
至。其善之形於外者。證驗如此。

居甫問誠意章結句云。此大學之樞要。樞要說誠意。

是說致知。曰。上面關著致知格物。下面關著四五項。上須是致知。能致其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誠。便是過得箇大關。方始照管得箇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便是小人。過得這箇關。便是君子。又云。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

說大學誠意章。曰。如今人雖欲爲善。又被一箇不欲爲善之意來妨了。雖欲去惡。又被一箇尙欲爲惡之意來妨了。蓋其知之不切。故爲善不是他心肯。意肯去惡亦不是他心肯。意肯。這箇便是自欺。便是不誠。意才不誠。則心下便有許多忿懣恐懼憂患。好樂而心便不正。心旣不正。則凡有愛惡等事。莫不倚於一偏。如此如何要家齊國治天下平。惟是知得切。則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是非爲人而然。蓋胷中實欲如此。而後心滿意愜。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理而無所雜。曰。只爲一便誠。二便雜。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閒居爲不善。止著其善。一故也。只要看這些便分曉。

二者爲是真底物事。却著些假攙放裏。便成詐僞。如這一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別底滋味。便是有物夾雜了。便是二。按此條所舉是舊本

器遠問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爲自欺。而意不誠矣。而今說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

善好。要爲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僞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真金了。只是鍛鍊得微不熟。微有些渣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青或黃。便不是十分精金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按此條所舉注亦是舊本

所謂自欺者。非爲此人本不欲爲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

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其誠也。

國秀問大學誠意。看來有三樣。一則內全無好善惡惡之實。而專事掩覆於外者。此不誠之尤也。一則雖知好善惡惡之爲是。而隱微之際。又苟且以自瞞底。一則知有未至。隨意應事而自不覺陷於自欺底。曰。這箇不用恁地分。只是一路都是自欺。但有深淺之不同耳。

次早云。夜來國秀說自欺有三樣底。後來思之。是有這三樣意思。然却不是三路。只是一路。有淺深之不同。又因論以假託換掩覆字云。假託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輕。不能得通上下底字。又因論誠與不誠。不特見之於外。只裏面一念之發。便有誠僞之分。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裏面那些子不好。如某所謂其好善也。陰有不好者。以拒於內。其惡惡也。陰有不惡者。以挽其中。蓋好惡未形時。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惡底。藏在裏面了。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

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自慊之慊。大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子細觀之。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橫渠云。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初看亦只一般。然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大學訓快意多。問大學說自慊。且說合做處便做。無牽滯於己私。且只是快底意。少閒方始心下充滿。孟子謂行有不慊。只說行有不滿足。則便餒耳。曰。固是。夜來說此極子細。若不理會得誠意思親切也。說不到此。今看來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是苦切定要如此。不如此自不得。

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箇牢關。今能致知。知至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閒誠意。十分爲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閒於其閒。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

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荀子亦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見解蔽篇。彼言偷者。便是說那不好底意。若曰使之則謀者。則在人使之如何耳。謀善謀惡都由人。只是那偷底可惡。故須致知。要得早辨而豫戒之耳。

問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於善。而實則未能不善也。若字之義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來。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不愛。此便是自欺。前日得孫敬甫書。他說自慊字。似差了。其意以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如此了。然後自慊。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此之謂自慊。謂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欺相對。不差毫髮。所謂誠其意。便

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所謂不自欺而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不是要爲他人也。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些子豪髮之間耳。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僞之所由分也。按此條所舉。注亦是舊本。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

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的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豪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

誠意章。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蓋上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

閒必吾所發之意。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皆以實而無不自慊也。下言小人閒居爲不善。而繼以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外。表裏如一。皆以實而無少自欺也。

問自欺與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類。有分別否。曰。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

又其甚者。原其所以自欺。又是知不至。不曾見得道理精至處。所以向來說表裏精粗字。如知爲人子止於孝。這是表。到得知所以必著孝是如何。所以爲孝當如何。這便是裏。見得到這般處。方知決定是著孝。方可以用力於孝。又方肯決然用力於孝。人須是掃去氣稟私欲。使胷次虛靈洞徹。

問意誠曰。表裏如一便是。但所以要得表裏如一却難。今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奈何他。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騖。但把捉他不住。此

已是兩般意思。至如見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了。

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和惡字說。此誠只是實字也。惡者却是無了天理本然者。但實有其惡而已。

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尙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豪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已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豪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

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豪勉強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心。人皆有之。閒時皆知惻隱。及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爲。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爲。及至顛冥於富貴而不知恥。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表裏都一致。方得。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爲內交要譽而然。然却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惻隱羞惡。所謂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

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撓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爲善。永不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脩身。至於治國平天下。越沒干涉矣。

問誠意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爲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書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已言之。却不如舊注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爲。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爲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閒。則相牽不了。却非解經之法。又况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蓋言爲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爲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爲善以自欺處。

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
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
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為善以
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
大故是無狀小人此豈自欺之謂耶又曰所謂毋
於幾微豪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
為自欺豈待如此狠當至於陰在為惡而陽為善
而後謂之自欺耶此處語意極細不可草草看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
那粗處所以前後學者多說差了蓋為賺連下文
小人閒居為不善一段看了所以差也又問今改

注下文云則無待於自欺而意無不誠也據經文
方說毋自欺毋者禁止之辭若說無待於自欺恐
語意太快未易到此曰既能禁止其心之所發皆
有善而無惡實知其理之當然便無待於自欺非
勉強禁止而猶有時而發也若好善惡惡之意有
一豪之未實則其發於外也必不能掩既是打疊
得盡實於為善便無待於自欺矣如人腹痛畢竟
是腹中有些冷積須用藥驅除去這冷積則其痛
自止不先除去冷積而但欲痛之自止豈有此理



按此條所辨
皆係舊本

敬子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為善而中實未能免於不善之雜某意欲改作外為善而中實容其不善之雜如何蓋所謂不善之雜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著在這裏此之謂自欺曰不是知得了容著在這裏是不奈他何了不能不自欺公合下認錯了只管說箇容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節緣不奈他何所以容在這裏此一段文意公不曾識得他源頭在只要硬去捺他所以錯

了。大槩以為有纖豪不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恰

善之雜便是自欺。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

有八分欲為有兩分不為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

這分數或云如此則自欺却是自欠曰公且去看

又曰自欺非是要如此是不奈他何底。荀子曰心臥則夢偷則自行

使之則謀某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

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

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李

云某每常多是去捉他如在此坐心忽散亂又用

去捉他。曰。公又說錯了。公心粗。都看這說話不出。所以說格物致知而後意誠。裏面也要知得透徹。外面也要知得透徹。便是自無。那箇物事。譬如果子爛熟後。皮核自脫落離去。不用人去咬得了。如公之說。這裏面一重不曾透徹在。只是認得箇容著硬邊捺將去。不知得源頭工夫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是聖人言語之最精處。如箇尖銳底物事。如公所說。只似箇椿頭子。都粗了。公只是硬要去強捺。如水恁地滾出來。却硬要將泥去塞他。如何塞得住。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僞。只是一箇心。便是誠。才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他徹底只是這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閒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爲善。後面又有箇人在這裏。裏拗你莫去爲善。欲惡惡。又似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要惡惡。此便是自欺。因引近思錄如有兩人焉。欲爲善云云一段。正是此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底。被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如十分金徹底好。方

謂之真金。若有三分銀。便和那七分底也壞了。又曰。佛家看此亦甚精。被他分析得項數多。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有一心之發。便被他推尋得許多。察得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所以馮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卽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按此條所舉亦是舊本蓋舊本經屢改也

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却卽說得那箇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

之意。容字却說得是。蓋知其爲不善之雜。而又蓋庇以爲之。此方是自欺。謂如人有一石米。却只有九斗。欠了一斗。此欠者便是自欺之根。自家却自蓋庇了。嚇人說是一石。此便是自欺。謂如人爲善。他心下也自知有箇不滿處。他却不說是他有不滿處。却遮蓋了。硬說我做的是。這便是自欺。却將那虛假之善。來蓋覆這真實之惡。某之說却說高了。移了這位次了。所以人難曉。大率人難曉處。不是道理有錯處時。便是語言有病。不是語言有病

時。便是移了這步位了。今若只恁地說時。便與那小人閒居爲不善處。都說得貼了。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母自欺也說。言人之母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撓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母自欺者。謂如爲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真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爲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某舊說。忒說闊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撓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心廣體胖。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

泰。

伊川問尹氏讀大學如何。對曰：只看得心廣體胖一句甚好。又問如何。尹氏但常吟心廣體胖一句。尹氏必不會嚇人。須是他自見得。今人讀書都不識這撓意思。以上語類二十八條

欺慊兩事。正相抵背。此之謂自慊。卽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謹獨一節。亦似太說開了。須知卽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僞。不必

待其作姦行詐。干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

閒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爲痛切之

戒。非謂到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答孫敬甫

毋自欺。乃解誠其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

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

禁之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然後禁之不難。而

無不能止耳。答吳伯豐

論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閒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至

委頓。只此便是不曾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邪。然又不是隨眾略知之外。別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答趙恭父。以上文集三條。

右傳六章

問先生近改正心一章。方包括得盡。舊來說作意或未誠。則有是四者之累。却只說從誠意去。曰。這事連而却斷。斷而復連。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可以為惡。心有得失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所動。却未必為惡。然未有不能格物致知而能誠意者。亦未有不能誠意而能正心者。

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懣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

問心體本正。發而為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誠意。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執持。

誠意。是真實好善惡惡無夾雜。又曰。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又曰。好樂之類。是合有底。只是不可留滯而不消化。無留滯。則此心便虛。

問忿懣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可有否。曰。四者豈得皆無。但要得其正耳。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

看心有所喜怒說曰。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著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胷中。且如忿懣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懣。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胃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

忿懣。好樂。恐懼。憂患。這四者皆人之所有。不能無。然有不得其正者。只是應物之時。不可夾帶私心。如有一項事可喜。自家正喜。驀見一可怒底事來。是當怒底事。却以這喜心處之。和那怒底事也喜了。

便是不得其正。可怒事亦然。惟誠其意。真箇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媸高下。隨物定形。而我無與焉。這便是正心。因說前在漳州。見屬官議一事。數日不決。却是有所挾。後忽然看破了。道這箇事不可如此。一向判一二百字。盡皆得這意思。此是因事上見這心親切。

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像。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像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

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這裏。如何得正。

問喜怒哀懼。人心所不能無。如忿懣乃戾氣。豈可有也。曰。忿又重於怒心。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懣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影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得。如秤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重了。心若先有怒時。

更有當怒底事物來。便成兩分怒了。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先有好樂也如此。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忿懣做可疑。則下面憂患好樂等皆可疑。問八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敖惰之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敖惰只是一般人所爲。得人厭棄。不起人敬畏之心。若把敖惰做不當有。則親愛敬畏等。也不當有。

黃丈云。舊嘗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先生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

才昏便不見了。

心須卓立在八九者之外。謂忿懣之類。而勿陷於八九者

之中。方得其正。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爲在內。而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

以上語類十二條

問宋傑嘗觀傳文論脩身在正其心。嘗每閒力自克。亦頗得力。而敬子不以爲然。以謂若論是當。須還是喜怒中節乃可。然宋傑今日之所謂得力者。仍是隨意之所便者。以致力。而實未深察。夫不能自

已者也。曰。正心之功。若自知至意誠中來。則不須如此安排。而自無不正矣。未到此地。則亦隨力隨分省察。持守可也。不須如此計較。且向格物處用功。乃爲知所先後耳。答余國秀文集。

右傳七章

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懣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爲之失。

正卿問大學傳正心脩身。莫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就

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及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而食。只合當食。食才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才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

問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敖之與惰。則氣習之所爲。實爲惡德。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之苗裔。偏於哀矜。不失爲仁德之厚。又何以爲身不脩而不可以齊其家者乎。曰。敖惰。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鳴懇告。却便恕之。道夫云。這只是言流爲姑息之意。曰。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正處。

因學者問大學敖惰處。而曰。某嘗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爲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敖惰處。皆在所不答。

問大學釋脩身齊家章。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爲惡。以曲爲直。可謂之脩身乎。以上語類六條

敖惰讀者多以爲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發之。而未暇。大抵此是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哀矜。使人視之。汎然不入念

慮者耳。然如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爲戒。則豈真敖忽而忘之哉。答潘恭叔

問燔近於家閒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澆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他如何。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答李敬子。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八章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

是我推之於國。

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

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

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皆是恕之功用。曰。如治國平天下兩章。是此意。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齊家一章。但說人之偏處。

因講禮讓爲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制敦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敦教化云。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云云。看道理不要玄妙。只是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以上

語類
五條

問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為政八章亦然曰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為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

答李敬子

○文
集

右傳九章

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節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絜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是興起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然也又曰因何恁地上行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恁地也使彼有是心者亦得恁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

才卿問上老老而民興孝恐便是連那老眾人之老說曰不然此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身上切

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與弟不倍。此方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爲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蓋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須用推絜矩之心以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如才卿說。則此便是絜矩。何用下面更絮說許多。才卿不合誤曉。老老長長爲絜矩。所以差也。所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

老者。此皆是絜矩以後事。如何將做老老說得。所謂絜矩者。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卽他人之所欲也。我欲孝弟而慈。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而慈。不使一夫之不獲者。無一夫不得此理也。只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則是不平矣。

問絜矩一條。此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之好惡否。曰。知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長而民興弟。恤孤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己之好惡相似。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緊

要在母以字上。又曰興。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又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却反禁之。這箇都是不能絜矩。

平天下。謂均平也。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此與中庸所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者同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者。此言其所惡者也。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鄰西鄰。以鄰國爲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問章句中所謂絜矩之道。是使之各得盡其心。而無不平也。如何。曰。此是推本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須是留他地位。使人各得自盡其孝弟不倍之心。如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子不從政。是使其各得自盡也。又如生聚蕃息。無令父子兄弟離散之類。

以上語類五條

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治國此章再舉之者。平天下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答王

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為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也。文勢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絜矩之病。章句或問三處說極分明。如來論所謂奪其財力。使不得養其父母者。亦無疑矣。答陳

問絜矩之道。推已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左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

者。亦無疑矣。答陳

財利不可以擅乎已。苟爲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旣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矣。於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通之意，恕之爲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幾而已。孝弟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爲恕。以此觀之，是否。曰：此段說得條暢。答周舜弼。上文集三條。

或問爭鬪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如此。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

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

來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

蜚卿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曰。這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直卿云。也如孝慈。則忠曰然。

國不以利爲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裏利却在裏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

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第九章十章。齊家治國。旣已言化。平天下。只言措置之理。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如用曲尺爲方者也。何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上面人旣自有孝弟。下面民亦有孝弟。只要使之自遂其孝弟之心。於其下。便是絜矩。若拂其良心。重賦橫斂以取之。使

他不得自遂其心。便是不方。左右前後皆然。言是以者。須是如此。後面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事。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以上語類七條

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答范叔應

問平天下之事。蓋新民之極功。則用益廣而法宜益詳。今攷傳文。則皆感發維持之意。而不及乎他。似未免乎略。曰。平天下章。以絜矩推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何謂略耶。答李敬子。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十章

朱子全書卷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九

大學三

論或問

問友仁看大學或問如何。曰。粗曉其義。曰。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

朱子全書卷九 大學三 論或問

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

問大學首云明德。而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

持敬以補小學之闕。小學且是拘檢住身心。到後來克已復禮。又是一段事。

林安卿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

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

般時。

林先引或問中。至於久而後有覺之語。爲比。先生因及此。

那箇覺是物

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閒。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又問真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略也相似。只是各自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不只是聽得人說。便喚做知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

是才知得這是箇不是底心。只這知得不是底心。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將這箇做主。去治那箇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才知得這箇。是非禮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視。

仁甫問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曰。此是程先生說。至善便如今人說。

極是。且如說孝。孟子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到得會奉養其親也。似煞強得這箇。又須著如曾子之養志而後爲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願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云。孝莫大於尊親。其次能養。直是到這裏。方喚做極是處。方喚做至善處。

郭德元問。或問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

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此三者。求之古今人物。是有甚人相似。曰。如此等類甚多。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卓錄云。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之事也。看他於已分上。亦甚脩飭。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

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豪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柱地。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能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此。此便是釋。

老之學。此箇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因說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著。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脩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

安卿問。知止是始。能得是終。或問言非有等級之相。懸何也。曰。也不是無等級。中間許多。只是小階級。無那大階級。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

級步却闊。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相似。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皆相類。只是中間細分別。恁地問到能得處。是學之大成。抑後面更有工夫。曰。在已已盡了。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只是自此推去。

問或問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是能得已。包齊家治國說了。前晚何故又云。能得後。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曰。以脩身言之。都已盡了。但以明明德言之。在已無所不盡。萬物之理。亦無所不盡。如至誠。惟能盡性。只盡性時。萬物之理。都無不盡了。故盡其性。便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便盡物之性。

蜚卿言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閭門之內。或未盡化。况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是有如此規模。却是

自家本來合如此。不如此，便是欠了他底。
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

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卽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爲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爲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

此豈容強為哉。

問南軒謂為已者無所為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為而為之。非有所因而為之。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為者。只恁地強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鍊多後。方信得過。

問為已。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

好做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

以上語類十五條

或問云。然而本體之明。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云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發。而啓其明之之端也。某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閒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

怡然有得。

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

或索之講論

而恍然有悟。

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為閒而受命。

凡此恐皆

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為已有是心。而求

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為何物。必至覺時。方

始識其所以為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

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污苟賤之中。此所以

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

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孝述竊

疑覺為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

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答李孝述

問。或問於明明德於天下處。只言誠意正心脩身。而

不及致知。又益以親親長長。而不及齊家治國平

天下。願聞其指。曰。致知所以明之。親親長長。即齊

家之大者。

答李敬子

問。或問所釋。皆因經文。獨致知舉程子五條於格物

之前。何也。莫是格物致知。亦難截然分先後。故或

問於此章。一滾說去否。曰。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難

分先後。

答李堯卿。以上文集三條。

右聖經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力。克字有力。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俊德之類可見。

問或問常自在之。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邪。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

問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命。謂之明命。我這裏得之於已。謂之明德。只是一箇道理。

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爲見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

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曰。天卽人人。卽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旣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以上語類五條

右傳一章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又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脩飭底。

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地著。如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文蔚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遜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某於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語類

右傳二章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僩字舊訓寬大。某看經子所載。或從小或從才之不同。然皆云有武毅之貌。所以

某注中直以武毅言之。道夫云。如此注。則方與瑟字。及下文恂慄之說相合。曰。且如恂字。鄭氏讀爲峻。某始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如此等處。某於或問中不及載也。要之如此。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方見得。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插手掉

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周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脩飭而益脩飭。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為終條理之事。曰。那

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穆穆文王亦

是氣象也。以上語類四條

右傳三章

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濟事。須是真知。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為私意所奪。曰。只為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真知也。問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然。知之雖至。行之終恐不盡也。曰。只

爲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他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譬諸穿窬，稍是箇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

問進脩之術，何先者？云云。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如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但當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此一項尤有意味。向非其人善問，則亦何以得之哉。

叔文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濟事。蓋謹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蓋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住？曰：格物最是難事。如何盡格得？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

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又曰。今却不用慮其他。只是箇知至而後意誠。這一轉較難。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

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偽。是崇寧政和閒。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有貫通處。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

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

問伊川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竊謂致之爲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耶。至於所謂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夫專心致誠。猶慮其未能盡知。况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難者乎。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

德元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

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也。

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

孟也是這樣水。那孟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爲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

又問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云云。曰。此處是緊切。學者須當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爲幽顯。山岳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格物。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此心。便知自家亦有此心。更不消比並自知。

周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

且窮實理。命有切己工夫。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

問格物莫是天下之事。皆當理會。然後方可。曰。不必如此。聖人正怕人如此。聖人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聖人恐人走作。這心無所歸著。故程子云。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問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旣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爲尤

切皆是互相發處。

問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曰。立誠意只是樸實。下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

問立誠意以格之。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

是確定。徐錄作堅確其志樸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

以定其本。便是此意。

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卽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誠。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

伊川謂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知是主善而師之也。敬是克一而協之也。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問程先生所說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為主。胡氏說致知格物。又要立志以定其本。如何。曰。此程先生說得爲人切處。古人由小便學來。如視無誑。如洒掃

應對進退。皆是少年從小學教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却欲便從大學做去。且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誠不敬。誠是不欺不妄。敬是無怠慢放蕩。纔格不到。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又云。程先生云。主一之謂敬。此理又深。又說今人所作所爲。皆緣是不去立志。若志不立。又如何去學。又如何去致知。格物中做得事。立志之說甚好。非止爲讀書說。一切之事。皆要立志。

任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

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曰。氣稟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要求。便卽在這裏。緣本來箇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氣稟物欲遮了。然這箇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箇便是難說。喚做難又不得。喚做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後。如何更無一箇人與相似。喚做難。又才知覺。

這箇理又便在這裏。這箇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裏。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

問。或者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來關於事爲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爲。此分爲兩項意。如何。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問。所藉以爲從事之實者。初不外乎人生日用之近。其所以爲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在乎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之中。是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

又有人說掉過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謾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卽這箇便是道理。別更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與庸凡之分。只是箇熟與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節。古之善書者。亦造神妙。

問或問物有當然之則。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之類。便是當然之則。然事親如何。却須要孝。從兄如何。却須要弟。此卽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則不是論其所以然矣。

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菓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裏頭別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裏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至處。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裏面

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峰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方是儒者之學。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徧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

或問云。萬物生於天地之間。不能一日而相無。而亦不可相無也。如何。曰。萬物生於天地。人如何少得他。亦如何使他無得意。只是如此。

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

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溫公必窮物之理。同出

於一為格物。呂與叔窮理只是尋箇是處。上蔡天下之

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龜山今日格

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靖和物物致察。宛

轉歸已。胡文定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五峰

呂與叔謂凡物皆出於一。又格箇甚麼。固是出於一。

只緣散了千岐萬徑。今日窮理。所以要收拾歸於

一。

上蔡說窮理只尋箇是處。以恕為本。窮理自是我不

曉這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他當初說恕

字。大槩只是說要推我之心以窮理。便礙理了。龜

山說反身而誠。却大段好。須是反身。乃見得道理

分明。如孝如弟。須見得孝弟我元有在這裏。若能

反身。爭多少事。他又却說萬物皆備於我。不須外

面求。此却錯了。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自是自家格。不成倩人格。

張元德問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爲非程子之言者。曰。此和靖之說也。大抵和靖爲人淳。故他不聽得。而出於衆人之錄者。皆以爲非伊川之言。且如伊川論春秋之傳爲案。經爲斷。他亦以爲伊川無此言。且以此兩句。卽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

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己。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謂宛轉歸己。此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宛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己有。

乃強委曲牽合使入來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爲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摸空說了。曰都無一箇著實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都易做了。又問他既如此說。其下工夫時。亦須有箇窒礙。曰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官府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裏却恁說。次第他把來做兩截看了。

五峰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裏內外周徧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便要就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

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

黃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爲事必先立志以爲本志不立則不能爲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汎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之意否曰固是但凡事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做些子明日便休又問敬行乎事物之內曰這箇便是細密處事事要這些子在志立乎事物之表立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麼都不能奪得他又不能恁地細細碎碎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說天說地傲睨萬物目視霄漢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居敬以持其志都無了曰豈復

先子全集卷九
有此據他才說甚敬。便壞了那箇。又曰。五峰說得這數句甚好。但只不是正格物時工夫。却是格物以前事。而今却須恁地。

問胡氏說何謂太迫。曰。說得來局蹙。不恁地寬舒。如將繩索絀在這裏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說便寬舒。他說立志以定其本。是始者立箇根基。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處。方是可精。此是說格物以前底事。後面所說。又是格物以後底事。中間正好用功曲折處。都不曾說。便是局蹙了。

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己。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伊川說得甚詳。或讀書。或處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諸己。或卽人事。復曰。於人事上推測。自有至當處。如楊謝游尹諸公。非不見伊川。畢竟說得不曾透。不知如何。今人多說傳聞不如親見。看得如此時。又却傳聞未必不如親見。蓋當時一問一對。只說得一件話。而今却鬪合平日對問講論作一

處所以分明好看。

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會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峰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

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

問延平謂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極。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久之自當有灑然處。與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川說今日明日。恁地急。卓錄但云。

伊川說得較快。這說是教人若遇一事。卽且就上理會。教爛熟離析。不待擘開。自然分解。久之自當有灑然處。自是見得快活。某常說道。天下事無他。只是箇熟與不熟。若只一時恁地約摸得。都不與自家相干。久後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閒被人取將去。又濟自家甚事。

李堯卿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爲不若伊川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設若此事未窮。遂爲

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事未得。且別窮之言爲大否。曰。程子之言誠善。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以上

語類四十四條

問延平格物之說。原其意亦白程子說中得之云云。又嘗疑前面反覆論難。專以程說爲主。蓋不可以復加矣。至此段引延平說。則又曰。有非他說所能及。未易以口舌爭。其辭似抑揚低昂。有左程右李。

別立一家之意。曰。他說是指門人說。語意自明。何

疑之有。答陳安卿

示諭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答吳伯豐。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五章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郎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做九分九釐九豪要為善。只那一豪不要為底。便是

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

先之問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何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忤。則其氣自直。便自日長。以至於充塞天地。雖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以上語類二條

問傳言謹獨。正就誠意著工夫處說。或問又就意已誠之後說。夫意之誠者。既無所不盡。真能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忤。到此地位。其勢決然自不能已矣。而猶曰不敢弛其謹獨之勞焉。所以防慮省察。

使其日新又新。而不至於閒斷。何也。恐此時所謂謹獨。與向時所謹獨者。大不同。曰。兩說不見其不同。但說到此。恰好著力。不可閒斷耳。答陳安卿文集

右傳六章

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無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惟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得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即便隨而正之也。語類

右傳七章

或問先吏部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這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

蜚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恕已之心恕人。是不忠之恕。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已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不要由阿附而立。已欲達。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勢。討得些官職富貴去做了。便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欲以所以恕已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已。蓋自家身上。元著不得箇恕字。只恕已。

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著不得。若說道偶然不及。切望情恕。這却無害。蓋自家有忙底時。

節以上語類二條

右傳九章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不橫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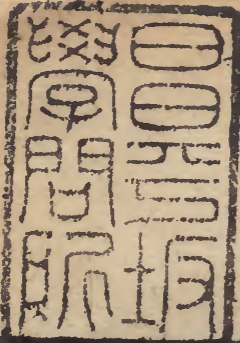
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

事親。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有絜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餓。藜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我如此。而我之

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做七箇人看。便自分

曉語類

右傳十章



先子公書卷九

文化甲戌

永景

